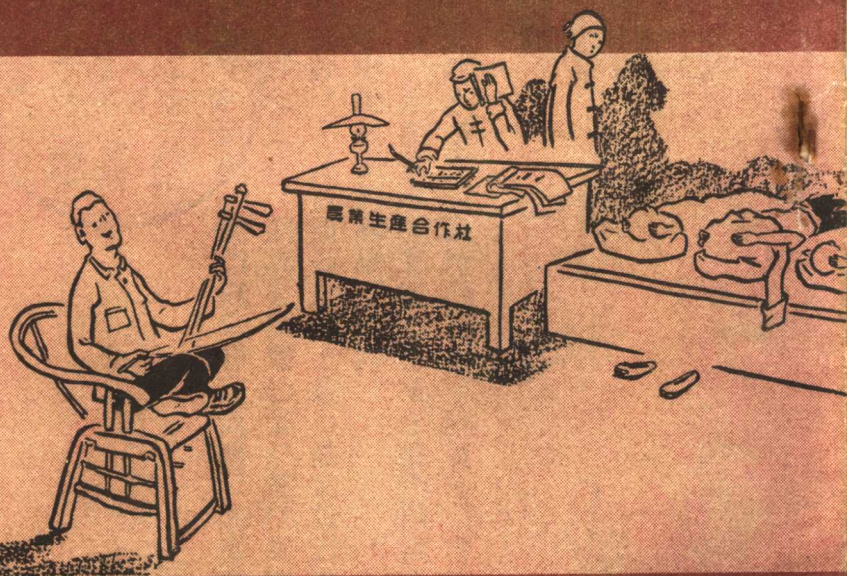


帮忙

小品文選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三號

書號：457 28,305字 22頁

31×43 32開 印張：1 $\frac{1}{2}$

幫 忙

河北人民出版社選編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號)

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
(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號)

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

1955年8月第一版 定價一角五分

1955年8月第一次印刷

1—10,000冊

出版者的話

近年以來，河北日報的小品文，及時地揭露了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它對官僚主義、欺騙領導、怠工和沾染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人，進行了尖銳地諷刺和嚴正批判。

我們對壞人壞事的批評，不是多而是少。上述小品文發表之後，得到了廣大讀者的愛好和支持，要求有這類的書，能作為檢查工作、生活和思想的鏡子。因此，我們把它輯印成冊，與廣大讀者見面。

一九五五年六月

目 錄

受了「委屈」的人.....	于智、于英
在「受委屈」的賴詞後面.....	子英、嘯雲
銅臭染污了靈魂.....	廖西來
自己的「幸福」，別人的痛苦.....	浩然、長靈
科長不在辦公室裡的時候.....	武止戈
「幫忙」.....	長靈、浩然
一轟而散.....	劉銳
「公私分明」的劉科長.....	田戈
「好學生」和「沒出息的兒子」.....	元富
耿秘書的謊言和「客觀」.....	永華
一位常受「表揚」的營業員.....	陳正清
魏同志的喜怒.....	胡玉泉
一輛傷心的自行車.....	趙鴻儒
陶磁產品在大聲疾呼.....	楊楓、張弓
怕颶風的大樓.....	高永昌

受了「委屈」的人

于智、子英

一天下午，一位帶着滿面怒容的人像受了莫大的委屈一樣，向某機關接待來訪的人述說他所不能接受的批評：我是河北省銀行學校的教師。有一個女生向我求愛，我自然要接受了，但領導上說我這是資產階級思想，還有人說我是流氓意識。太不像話了，豈有此理！

接待他的人似乎有所察覺：「你結婚了嗎？」

「是的，已結婚了。可是，我現在已不愛她，並且，我們雙方還談論過離婚的事。」

「那麼，是不是已經離婚了呢？」

「啊，雖然沒離，但是，也談過呀！」他似乎又想起了可靠的證據，從身上掏出一張紙條子：「這是我妻的來信，她已經向我表示過：要求我等待她考上中學，可是，我怎能等待呢？她最後表示了：如果實在不能上中學，再同意離婚。這是很好的證明呀！」

接待他的人像是發現了新的問題：「你和你妻的感情不是很好嗎？」

「是的，感情也算不壞，可是我們不是自由結婚。那還是我的學生時代，家裡給

我訂的婚，我開始不同意，後來見面了，她——我的未婚妻，年輕，漂亮，又是高小學生，我滿意了，於是結了婚。誰知我倆發展的那麼不平衡，我考進了大學，當了中等學校教師，她呢，還是高小畢業生！時機又那麼湊巧，報上又是社論又是文章，號召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那她怎能和我相稱呢？」

接待他的人一切都明白了，給他指出了幾點讓他考慮：

「一、沒有離婚就和第三者進行戀愛，是否違反婚姻法；

二、在婚姻觀點上是否有喜新厭舊的思想；

三、是否輕視勞動，以勞動為恥，因此也就輕視勞動者。

這些，是不是在資產階級思想支配下產生的，請再考慮。」

這個懷抱委屈的人似乎又找出了理由：「同志！你看過『偷自行車的人』的電影吧，里西被迫偷了人家的自行車，我們不能只責備里西不好，而我們是要痛恨舊社會！我沒有離婚就跟女生進行戀愛也是有客觀原因哪，怎能不考慮一點客觀原因光批評我有資產階級思想和流氓意識呢？」

接待他的人經過調查，證明他說的並不完全是實話，事實上不是女生向他求愛，却是他以教師的地位和特殊的手段欺騙了一個幼稚的女學生。

在「受委屈」的賴詞後面

子英、嘯雲

一月四日上午，在河北日報編輯部的接待室裡，有一位坐立不安的人，兩手插在褲兜裡來回地踱着，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地喊叫着「遺憾」，「非常遺憾」。接待他的人耐心地告訴他冷靜些。但這位真像受了「委屈」的河北省銀行學校的教師吳均，顯然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報紙應當考慮到人民教師的威信！你們知道沒有威信就不能工作呀！」接着，他手指着一月四日河北日報上登的「受了『委屈』的人」那篇小品文說：「我不同意在這樣的文章裡登出是銀行學校的事來。這簡直是『催命符』！這樣對待人民教師，我還怎麼工作呀！」

接待他的人告訴他再冷靜些，對這篇文章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

他怒氣未息地發出一陣冷笑：「還能提意見？再提了意見，你們又要批評我是『不接受批評的人哩！』」

接待他的人為了使他冷靜下來，向他講了革命工作人員應當如何對待批評，並請他指出這篇文章有沒有與事實不符之處。

他的怒氣似乎略消了一些，說道：「其他地方都不是什麼大問題，可是，報紙上為什麼說『不是女方向我求愛，是我欺騙了一個幼稚的女學生』呢？與事實不符，

這，無論如何我是不能接受的！」

接待他的人答應他，可以再次進行調查。可是他把頭搖晃了兩下說：「調查？你們去問學校領導上，學校領導上又去問女方，女方不會說是她找我的……啊！」

還是請事實出來說話吧！接待他的人，再次訪問和對證了他所謂「某女生向他求愛」的經過。

原來吳均是河北省銀行學校的俄文教師，在他進入銀行學校担任俄文課程以後，就有意識地「發現」了一個喜好俄文課程的張姓女生，並對她表示關心，耐心輔導。教師對學生的關心與耐心輔導是應盡的義務，可是，吳均却是「別有心意」。一天，吳均問張姓女生：「我聽說你們班裡有一個女生（意思就是指這一張姓女生）和某男生很好，你知道嗎？」女生說不知道。接着，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吳均又把張姓女生叫到屋裡說：「咱倆的『關係』，羣衆有反映。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假如我真的愛你的話，你又如何表示呢？」那個女生翻了臉，推開門跑出去了。他雖然以哀告的聲調喊了多次「請你回來」，可是終於未能逃脫學校教導處提出的「今後不許如此」的警告。雖然如此，吳均却以漂亮的言詞掩蓋他的醜惡行為，他說：「張某以處女的自尊心污蔑了我對她的『關心』。」

吳均並沒有接受這一教訓，緊接着又「發現」了另一個喜好俄文的女生，就是他所謂「向他求愛」的女生。於是又對這個女生表示多方的關心、愛護和耐心的輔導。

一天下午，吃完飯之後，這個女生問吳均：「老師，你是想回家嗎？」吳點頭應是，並邀女生到屋裡談談。到屋後，吳均首先把這個女生表揚了一番，又把她的俄文考試分數拿出來說：「你看，全是五分，成績不壞。俄文是比較難學的課程，考這樣真不容易呀！你很聰明！」幾句話之後，轉向了「正題」：「你是我愛情的目標之一。」這個女生雖然感到害怕，可是又考慮到平常老師對自己的學習很關心，因此沒有表示態度。吳均還曾對那個女生說：「咱學校裡有俄文教師就有俄文課程，如果沒有俄文教師了，俄文課程就沒有了。」他想用自己要「離開學校」，來打動這個愛好俄文的女生。果然，那個女生哭了。吳均却似乎很滿意這樣的「傑作」。

快放暑假了，吳均回家前的一個晚上，又向這個女生求愛，女生仍然沒有表示態度。這在吳均看來真是可貴的時機！既然「不拒絕」，就是「有意」了，於是加緊了他所要施展的手段。臨走時緊握了一下女生的手；回到家後又給女生寫信要像片。女生以師生的關係給他回了信，並給了他一張像片。這樣，也許就是吳均所說的女生主動地向他這樣一個有婦之夫的人求愛了。

有人會問，為什麼這個女生沒有向他表示拒絕呢？原來吳均玩弄着一手稀有的鬼把戲。他於一九五二年在家中結了婚，一九五三年才來到河北省銀行學校工作。他來後，無論是對領導上還是對同學們，始終隱瞞了家中有妻子這樣一個事實。

但是，吳均和他的妻子本來感情就不壞。雖然他在想玩弄另一個女性的時候，把

家中有妻子的事實隱瞞起來，但當他與自己的妻子見面之後，又是難捨難分的，所以在暑假期滿時，就從南方把妻子帶到學校。這一來，吳均隱瞞家中有妻子的真相大白了。他所說的「向他求愛」的女生看穿了他的為人，識破了他玩弄女性的無恥行為，當然就不再理他了。

吳均呢，並不因女生的不理而作罷。一天下午，就是他的妻子住在校中的時候，他又叫着那個女生到一個小河邊上去談談，他向女生說：「我是這次回家才結的婚，父母包辦，有什麼辦法！她，只不過是一個高小畢業生，生活在一起實在攣扭……她在南方我在北方，只不過是名義上的夫妻……。」女生很生氣，立時要走，吳均却硬拉住不放，直到女生申斥了他：「你這麼辦是違反婚姻法，走開！」吳均才算作罷。這樣一堆有案可查，有人可證的材料，早已從多方面到了學校領導者的辦公室。可是領導上對吳均提出批評時，吳均還是硬抵賴。後來在事實面前才無可奈何地承認了，却又硬着頭皮說什麼是「女方向我求愛，不是我欺騙她」。但誰知他的根據和理由是什麼呢？賴詞是碰不得事實的。

用吳均的話說，好像女生向他這樣一個已經結婚的男人求愛，他接受了就是合理合法的。實在令人奇怪，不知吳均是怎樣理解婚姻法的，更不知他是以什麼觀點來對待婚姻問題的。

吳均口口聲聲地喊「遺憾」。確實是令人遺憾，但遺憾的不是報紙上的批評損害了

吳均的「威信」。這樣的人是不應當再有什麼「威信」的。沒有威信，才是對他的最公平的待遇。真正遺憾的，是吳均這個「人民教師」的光榮稱號，和他的醜惡的思想、行為是極不相稱的。「人民教師」的光榮稱號，在吳均的身上被沾污了，而且他還想去沾污天真純潔的青年學生。真正遺憾的，是像吳均這樣一個為資產階級思想所腐蝕，而流氓成性的人，至今還沒有悔改之意。

銅臭染污了靈魂

廖西來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午，瀋陽市徐州街三號遼寧省文聯創作組的小樓裡演出了一齣很不雅觀的醜劇：在廚房，一個正在切菜的青年婦女惡狠狠地瞪着一個老太太說：「車票都給你買啦！你走不走呀？」年老的女人回答說：「你們這麼攆我，我還得些日子才走哩！」青年婦女一聽這話，立刻要起潑潑喊起來：「哎呀，我的親娘呀！你要不走，我就不活啦！」說着操起菜刀虛晃着就要「抹脖子」，老太太見勢不佳，急忙撲過去把菜刀搶過來，於是她們互相廝扭着，號叫着……

這個青年婦女名叫里揚，曾經受過大學教育，她和她的丈夫韓彤兩人都是遼寧省文聯創作組的幹部，用斯大林同志的話來說，他們的職業應該叫做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那老太太就是這位要「抹脖子」的女幹部的母親。他們夫婦二人因感到多

一個老人，多一份開支，所以千方百計地硬逼着老人走，而老人一則是因回家之後生活艱難，不願意離開；二則是不甘心離開，她以為被人家攆走了是一種恥辱。特別是，她在不久之前曾經被女婿韓形打過，她覺得連口氣也沒掙回來，就這樣離開也太令人難堪了。

除了「抹脖子」這一醜劇之外，先前還有一齣更為卑劣的醜劇：那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早飯之後，老太太的女婿——韓形，幾次三番地像討債似地跟在老太太身後說：「走吧！你今天走吧！」「走吧！……」這使老人很難堪，她尋思：「攆了我這麼些日子，我還不走，這也太不像樣啦！」便回到屋裡拾掇行裝，她已經決定離開了。但在收拾行裝時，却為了一件皮背心又惹得她的女兒里揚大吵起來。原來里揚曾經答應給她母親一件皮背心，臨時却又不給了，老人堅持着向女兒里揚索取，倆人你一句我一句頂起來，越說越上火，「你啥都要，連這尿盆你也拿去吧！」里揚一邊罵着，舉起一隻尿盆劈頭扔將過去，幸而沒有打中。她並沒有就此罷休，轉身就把老母親的行李也扔在過道裡了；接着，便撞起頭來，往牆上撞，往桌上撞，往床上撞……其勢兇不可當，好在始終沒有撞破頭皮。然而，這時韓形在一旁却怒火萬丈，他大聲喝道：「你這個老東西！你也太沒臉啦！都快出人命啦！你還不走！」說着就是一拳頭，正「杵」在老太太的額上；當老太太也連吵帶罵地往前「撲蹬」時，韓形又接連往老太太娘身上狼踢了兩腳。這時，幸虧創作組的其他同志趕來勸阻，才使老人

脫離險境。

人們一定要問：為什麼老太太偏偏要「死求白賴」地跟着這樣殘暴不仁的姑爺和不願盡起碼做兒女的本分的閨女呢？說來話長：

原來，兩年前，里揚就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他們夫婦曾經核計過：兩個孩子僅一個保姆，不行，忙不過來；僱兩個保姆，花錢太多。因此，就決定把老丈母娘請來，其好處有三：第一、不必僱兩個保姆，省錢。第二、姥姥帶外孫女說什麼也比保姆強，還可兼管一些家務，省心。第三、當時老人的長子入了勘探隊，次子在學校唸書，幼子新喪，正是無所依歸的時候，趁此機會接到家來，還能落個「孝順」的美名，此之謂「一舉三得」。於是，里揚在一九五三年的秋天就給她母親去了兩封信，在信裡面情意深長地寫了些「媽媽，你來吧，來看看你那長得又白又胖的外孫女兒」之類的話；此外還拍去一封火急電報，催促老人趕快動身。老人感動了，她終於來到了自己女兒的身邊。

在老人未來之前，韓彤和里揚都曾向外人極力誇獎過她的為人，里揚並且向人表示她把老人接來的目的是為了安慰老人晚年。但老人來了之後，在女婿和女兒的眼裡都是不中意的。他們認為她不算是一個很稱職的「保姆」；嫌老人手脚笨，幹活不洒脫，侍弄孩子不夠乾淨，不會收拾屋子，做的菜飯也不可口，等等。不久，他們夫婦就開始用閒言碎語來譏諷她，有時甚至直接給她臉色看。但是，因為是處於「用人之

際」，也畢竟可以節約開支，所以韓氏夫婦還盡力忍耐着，他們還沒有下「逐客令」。老人也就委曲求全地住下來了。可是，最近大孩子送進了託兒所，小的孩子也送去日託，老人在他們眼裡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變成增加開支的累贅了。為了使老人感到「不如歸去」，他們就在日常生活中給她許多難堪：常常用些難聽的「指桑罵槐」的雙關語去頂撞老人，如常常指着小的孩子罵道：「你要死呀，你為啥不死呀！」「我非攆你出去不可！」等等。吃飯時，里揚對着韓彤說：「你吃得這麼多！」韓彤會意地答應說：「我吃得多？」一面眼睛斜睨着老丈母娘。這些話老人當然是完全聽得懂的。她很傷心，她常常一個人在廚房坐到小半夜，還不敢回到屋子裡去（因為都住在一間屋子裡）。特別是自從十五日那天打過架之後，老人的處境就更難了。有一回包餃子吃，里揚給自己的丈夫包肉餡的，却給自己的母親包酸菜餡的，這種待遇更使老人難堪。

當遼寧省文聯的領導上發覺這種情況，並召集會議公開地進行批評的時候，韓、里兩人在會上不但不虛心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給老人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夫婦兩人，一唱一和，卑鄙地用一些下流無恥的話來污蔑老人。他們想用這些無恥的話語來把老人「貶之入地」，使別人都同情他們的虐待行為；更主要的還是企圖用這些不堪入耳的話來掩飾自己卑鄙的難以見人的目的。那就是：一、孩子們都有了着落，「保姆」沒用了，再把老人留下來，多一份開銷。二、他們聽說文聯不久要搬進

另一座大樓，又打聽到那座樓裡一般地都是較大的屋子，家裡人多，必然會分到較大的屋子，這樣房租就得多掏；韓形和里揚都曾經說過：「要是弄到一間四十平方米的屋子，每月的房租就得十五萬元，這可受不了啊！」但老人一走，人少了，就有資格去爭取小房了。三、同時他們還害怕老人到外邊散佈「不滿」情緒，把那些虐待老人的醜惡事實揭露出來，會影響夫婦的「作家聲譽」……等等。總而言之，這叫做「用得着拿來，用不着踢開」。

怎麼里揚對自己的生母也這樣殘忍呢？這不是不近人情嗎？里揚當然是夠殘忍的。然而問題還不僅在於里揚，而在於里揚的後面有着韓形。他一心想攆丈母娘走。里揚完全懂得丈夫的心理，就扮演了「花臉」的角色。

這就是問題的真相。

這裡，我們不禁想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之前說過的一段話：「資產階級撕破了家庭關係上面所籠罩着的溫情脈脈的紗幕，並把這種關係化成了單純金錢的關係。」韓形和里揚兩人就正是這樣，他們把老太太接來是為了「省錢」，為了「錢」可以「畢恭畢敬」，為了「錢」也可以翻臉不認人。其實，他們夫婦並不缺少「錢」，花，生活過得很富裕，除了稿費所得之外，每月還有固定的六百五十分工薪的收入，養活一個老太太是不會有什麼困難的。然而，他們是赤裸裸的利己主義者，他們不願意別人得到自己一點點好處；因而，他們最後毫不掩飾地撕破了臉皮，雖然是骨肉至

親也可以拳打腳踢，驅出門外。

老人終於被撵走了。她是哭着走的。最後，韓形和里揚總算答應了每月給郵去十五萬元贍養費。為了這十五萬元，韓氏夫婦還唱了一幕活劇：老太太想要帶一個外孫在自己的身邊，但他們硬是不同意。這裡的秘密是：如果帶了孩子去，每月十五萬元就非常不可了。但即使只是一句諾言，在他們已是大發善心了。他們甚至因此而又理直氣壯起來，韓形當人說過：「她就為的是錢啊！」嘿嘿，原來就為的是錢；原來，一切都怪老人的不是；千不該，萬不該，老太太不該不拿錢就白吃姑爺的飯啊。里揚在會上公開說過：「就是把我粉身碎骨，也是媽媽的不是。」其實，用不着去「粉身碎骨」，祇要剝開皮來看看，就知道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道德的敗壞已經發展到了何等驚人的地步了！

自己的「幸福」，別人的痛苦

浩然、長靈

在密雲縣山溝裡，我們遇見了這樣一個罕見的女幹部。她今年二十四歲了，叫秀蘭英，在密雲縣農林局工作。說起秀蘭英來，過去也是一個淳樸的農村姑娘，一九四九年和曹家路村的一個青年農民結了婚，夫妻倆感情滿好。那時，丈夫非常體貼她，結婚後幫助她在完小讀書。

一九五二年，秀蘭英畢業後參加了革命工作。從此，她漸漸地接觸的事物多了，眼界開闊了。本來作為一個革命工作人員來說，應該是逐步樹立工人階級思想，培養自己的高尚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可是事實却相反，秀蘭英參加革命工作後却逐漸滋長着資產階級的思想。突出地表現在她對待自己的婚姻問題上。

秀蘭英自以為自己「了不起」，對自己的在家種地的丈夫不滿意了。她在資產階級思想支持下，逐漸對勞動人民失去了感情，她再也不愛自己的勤勞、樸實的丈夫了，她覺得：自己是一個「堂堂」的革命幹部，和一個莊稼漢在一塊「多丟人」！從此，她把「愛情」轉移到了過去的一個同學身上。因為她這個同學正在師範念書，畢業後就是一位人民教師；配一個人民教師比莊稼漢該多體面。於是就拚命地要求離婚。因為離婚理由不充分，法院沒有批准。從此，秀蘭英就裝病不幹工作，常鑽在屋裡半天半天地寫情書。

一九五三年春，秀蘭英終於達到了離婚的目的。可是，這時她的心情又變了。她覺得小學教師不如革命幹部好。於是就把那個同學一脚踢開，和區武裝部一位賈同志搞起了「戀愛」。秀蘭英知道賈同志有妻子有孩子，可是她為了個人的「幸福」，那還顧得上別人的痛苦及國家法律的許可與否，硬愛上了賈同志並搞了一年「戀愛」。這位賈同志也就惡狠狠地向自己的妻子鬧了一年離婚，使一個無辜的女人受了